

九 鳳 堂

蕭逸作品菁華專集之二

(下)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

第九章 玉女交臂

丹鲁丝本以为对方一定会很知趣地下场，却不知他竟还不服输，仍要与自己比试，不由芳心大怒，只是未显露在表面而已。

南熊话一出口，他身子往下一矮，一阵叮当相击之音，他手中已多了一双判官笔。

丹鲁丝不由一惊，怔了一下，南熊红着脸说了几句，大致是请对方也亮出兵刃的意思，丹鲁丝寒着脸背手按簧，一阵轻啸之声，已把宝剑抽出了鞘。四下众人乱叫成一片，唯恐酿成流血的局面。

那丹鲁丝剑一撤出，左掌一起剑诀，已把门户亮开，南熊迫不及待地把双笔一分，斜身撤步，往左紧走三步，身躯向右半转，猿身而进，掌中判官笔向丹鲁丝两眼便点。

沙漠红丹鲁丝一闪身，对方双笔点空，跟着她向外一抖剑，“樵夫问路”式，直往南熊当胸就刺。

南熊一带双笔，猛一翻，直往丹鲁丝手中剑上砸，他想借自己超人的臂力，把对方剑震出手去。

可是丹鲁丝确有一身令人想不到的功夫，就见她一展剑诀，右足向前一探步，掌中剑非但不躲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反向前猛一进。

这一式又疾又快，出乎人意料之外，南熊要是不及早抽

身，非伤在对方剑下不可，他只好硬收招式，向后猛一仰身，“倒卷杨柳”，平空翻了个倒筋斗，姿态绝美已极，得了个满堂彩。

但是当他身形才一下落，丹鲁丝已然跟踪而至，抖剑便点，剑尖上闪着青光。

南熊腾身一纵，已经窜起丈余高，往下一落，身形猝矮，“跨虎登山”式，左手笔往外一伸，右手掌从他自己的左腿旁一撩，又向丹鲁丝剑身磕来。

沙漠红见状，心道：“好小子！你以为姑娘臂力就真不如你吗！”猝然把内力完全贯注到右臂上，猛然一震玉腕，剑身一抖，已和他判官笔撞在了一起，“呛”的一声响，剑身上发出一阵龙吟之声。

沙漠红丹鲁丝更不稍息，娇叱一声，用了一手“倒转阴阳”，贴着他的判官笔下，剑身略斜，往外一翻，进式一抖，整个剑身已到了这南熊的右肋之前，只需一挺剑，南熊万无活理。

但是丹鲁丝到底顾念到与他并无仇怨，何况二族交情素笃，不愿为此惹下仇恨。想着一拧玉腕，收回剑身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那南熊不由吓得怪叫一声，忙向外一窜，站定之后，方发现右肋上皮裘竟被对方利刃划开了一尺许长的一道大口子，却并未伤到皮肤一点。

南熊见状脸一阵青，他就是再不服，在此情形下也要赖不得，连急带羞，不由把手中双笔向天一甩，“嗤嗤”起空而上。他本人手抚着脸，也不知是哭是叫，哇呀呀的直分开人群，一径走去。

丹鲁丝虽胜了对方，却无傲色，正逢那南熊甩出的双笔自空坠下，离地尚有六七丈，沙漠红丹鲁丝莲足点处，竟施了一

招“乳燕钻天”，就像一支红箭也似的“嗖”的一声已窜了起来，红影一闪，万众喝彩声中，她已落在了地，双手把那一对判官笔接住，微微显得不好意思地忸怩着，把一双笔不知往何处放才好。

那司川族边显得有些骚动，主要是小酋长败给对方，显得太丢脸了。只见司川酋长在皮篷内似在和他那长子烈日说着什么，烈日一面目视外面，一面连连点首，老酋长话一毕，他已纵身而出。

石继志和莫小晴见烈日身高体壮，较其弟更过之，头上尚缠着一方白巾，膀大腰圆，一脸的络腮胡子，看来确是十分凶猛。

烈日来势虽猛，但当丹鲁丝那双秋波朝他一转之时，那一腔无名之火却再也提不起了。

别看这烈日虽外表粗犷异常，一见了丹鲁丝，竟畏服得像猫一样，一时间竟看直了眼，简直忘了自己出来是干什么的。

还是丹鲁丝见状朝他一笑，这烈日不由也跟着咧嘴一笑，丹鲁丝把剑向背后一背，道了一声哈萨克语，柳复西向石莫二人解说道：“丹鲁丝说要与烈日比掌法！”果然说话间那烈日已后退一步，拉了一个姿势，丹鲁丝这次却是出奇制胜，竟然腾身跃起，以一双莲足之尖，分点烈日两肩头“肩井穴”，烈日身形一矮，已转至丹鲁丝身后，吐气开声，二掌往空便打。

二人亮开式子，石继志和莫小晴都已看出，这丹鲁丝竟是施展开一套“通臂拳”，那烈日竟是“七十二式短打”。

这两种功夫，都是中原不常见的，居然在此北地胡族见人施出，不能不令人吃惊。

烈日外表虽憨，可是一套“七十二式短打”一施出，竟然是见招破招，见式打式，换帮挤靠，速小绵软巧，搂打腾封扫

挂，每一式都有惊人的造诣，石继志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，认为那沙漠红如无奇招，恐难以敌过烈日这一套短打了，心中不由微微替沙漠红感到紧张。

谁知丹鲁丝一把拳势撒开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她这趟“通臂拳”施展开，另具一番精微巧妙，身形掌式和一般武林中所练不同，招术既迅捷又沉实，身形既轻灵又稳着，看着似乎不觉得有什么巧快。

可是也只有那烈日自己心里有数，原来拳家动手，有的讲究手快打手慢，有力制无力，可是武功精纯的，就不在此列了。他们一展开拳来，真是变化无穷，虚实莫测，慢中有快，静以制动，借力打力，四两拨千斤，才算是能够发挥武功的真谛。

如此一来，烈日虽把一身拳功施用得疾如暴雨，却休想占丹鲁丝丝毫上风。

沙漠红丹鲁丝一招“金龙抖甲”式，由东往西一个走势，那烈日已认定自己恐怕要栽在对方手中，不敢迟疑，见丹鲁丝这招一出，他更认为对方是露了空招，身随掌走，一个箭步，身躯矫捷地走了过来，以擒拿手中的劈、挂、叼、拿四式连环，相因而生，因势变化，非把对方败于掌下不可。

沙漠红丹鲁丝本是背着身子，右足一点地，猛觉背后疾风袭至，已知那烈日用了撒手招数。

霎时间，就听那烈日口中暴喝一声，抖掌就打，这一掌已用了全力，其实他本心何忍伤害那沙漠红，但他却知这姑娘一身功夫了得，只要她一闻声，定必前纵，那无形中掌力已泄其半，只要能把她掌震出四五步，以她身份也定会服输。

所以他这一掌虚实莫测，可是如果对手格拒闪躲，只要稍慢一些，立刻就会被这一掌劈实了。

烈日求功心切，见对方初无反应，已用了实招，眼看这一

掌算打上了，却听沙漠红丹鲁丝哼了一声，猛一式“金龙抖甲”，仍然是单足点地，竟把身形拧了过来。

烈日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然而招数已用实了，临时抽招换式，递出左掌，丹鲁丝冷笑一声，竟不容烈日把招术变出来，猝然一抖双腕，施一招“老猿分枝”，双掌往右一甩，已把烈日的掌势封了出去。

内行人都可看出，这一式并没有什么力量，可是掌式迅捷异常，一招二式，掌尖一沉，猝然向上一翻，十指点点向上扬着，她身子就像一朵红云似的一拧，已落在了烈日身前。

烈日已完全受制于这俏佳人的双掌之下了，再想还招已自无力。

总算沙漠红丹鲁丝掌下留情，一招“白猿献果”，双掌要是用力往外一震，慢说烈日不易抗拒，只怕当场就得丧命在她掌下。

沙漠红丹鲁丝双掌作势，却未向外展，却借着左脚欺地之力，双掌仅往外一送，“吭”的一声，那烈日狗熊一般的身体，在她纤纤玉手一推之下，竟自“通通通”一连后退了七八步，“噗通”一声，坐了一个屁股墩。

烈日忙挺身跃起，已自面红耳赤，只得含羞带愧地向沙漠红丹鲁丝凄然一笑，点了点头道了一句话，别人也没听清楚他说些什么，就下去了。

石继志方觉这位丹鲁丝姑娘可真了不起，笑着想对莫小晴谈谈，猛觉身侧风声一展，不由一惊，再一看，莫小晴竟自清叱了一声：“沙漠红休得猖狂，姑娘来会会你！”石继志不由大惊，忙叫了声：“晴妹你……”但是已经晚了，那莫小晴以“海燕掠波”的绝快身法，在空中活像一只白雁儿似的，一闪已落在了沙漠红丹鲁丝对面。

石继志急得不知怎么是好，那老汉人柳复西却惊喜得张大了嘴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好家伙……”两手按在继志肩上惊道：

“你妹妹竟有这身功夫？”石继志哪有功夫跟他说话，一心惦念着场上，心想：“这小晴真是太胡闹了……也不想想你自己是客，居然也上去打，真是……”愈想愈气，另一方面又想到，既然她自己出来，总不能眼见她如此，那沙漠红岂是一般江湖少女可比？弄不好也许输了，以小晴那么要强的人，到时候看她怎样下得了台？

想到此内心好不忧虑，再注目场上，见小晴突一出来，惊得四下族人都站了起来，一片惊异之声，丹鲁丝不由大吃一惊。

俗谓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，莫小晴这一出手，丹鲁丝只由其在空中的姿态，已知此人是自己大大的劲敌，只是奇怪这司川族内竟会藏有此等高手，自己怎会没有一点耳闻？

莫小晴向外一纵，司川族起初惊愣了一下，随之都不由叫起好来，他们虽不识此女是谁，但既由自己族人中出来的，总是帮自己的，虽然二族感情素睦，但连败两场，而这二人又是这边的小王子，脸上总觉得有点下不了台，莫小晴一出场，身法之快，姿态之美，可谓他们从未见过的，就连帐幕里的司川酋长也不由振奋得喝了一声好。

莫小晴身一落地，沙漠红丹鲁丝笑咪咪地道了声：“咕啞古里刺！”莫小晴一绷小脸道：“我可不懂你说的什么！”丹鲁丝蓦然一惊，退后一步，喜上眉梢道：“你是汉人？”莫小晴一听对方竟擅汉语，而且语音又正又脆，不由对她生了不少好感，笑了笑：“我是汉人……你也会说汉话？”丹鲁丝喜得像小孩一样跳了起来，上前一步笑道：“我一直想找一位汉人朋友，今天碰见姐姐了，这可好罗……”石继志一看也不由高

了兴，心说倒成了朋友，这倒挺有意思。

莫小晴一近看这位边地侠女，愈觉其体态修长，丰姿合度，一双大眼睛，流露出无限情意，绯红的脸盘，就像小苹果一样娇嫩，再加上那一身鲜红的衣裳，真是人比青莲，貌似花娇，不由暗自称赞起来。

沙漠红丹鲁丝心中更何尝不是如此想呢！见小晴年岁和自己相仿，丰姿嫣然，未笑还颦，再加上脸上那一对小酒窝儿，中原之美，在这姑娘的脸上似都表露了出来，不禁心生倾慕，更图结纳之心。

莫小晴因见自己出场过久，只图与对方笑谈，竟忘了出来是干什么的了，四下已有人在低语，不由对这沙漠红一笑道：

“小妹因倾慕姐姐一身绝技，故此大胆出场，姐姐却要手下留情呢！”说罢不待对方答言，一扭娇躯已纵身一旁，笑咪咪地似等着这沙漠红出招。

沙漠红丹鲁丝见状嫣然一笑，面微红道：“姐姐真是太客气了，小妹哪是姐姐的对手！”话虽如此，身子已跟着猝然扭动，以“花田错步”的身法，一连斜着出去了四五步，也是笑咪咪地看着莫小晴，谦虚地道声：“姐姐请！”

四下都狂喝起彩来，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女人同女人动手，而且这两个姑娘都是冰肌玉肤，光艳夺人的姿容，两人一拉架式，娇娇兮如玉树临风，巧笑倩然，不要说看她们各显绝技，只这么一对立互笑，已不知迷煞了多少人，有的已情不自禁又喝起了好来。

莫小晴口中道声：“小妹失礼了！”往前一下腰，抡起一双玉掌，以掌沿直向沙漠红小腹击去。她这一式也是虚实莫测，旨在探测对方功夫如何。

沙漠红一声娇叱，见她这一双掌来势如电，虽然尚隔着很

远，但已觉出由其指尖上透着疾劲的内力，逼行而入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忙向右一挪娇躯。

然而莫小晴这一招并不止此，猝然见她往下一沉，猛地圈回双掌，“凤凰展翅”，雪白的大氅向外一翻，她人已斜向右方欺身现掌，绝美的姿态中，莫小晴已抖出右掌，用“阴掌”的功夫，直往这沙漠红右肋劈去。

沙漠红丹鲁丝原来生就是和莫小晴一样的小性子，尽管二女口头上亲热至此，可是内心却是谁也不愿在对方掌下认输。

见莫小晴这一式来式疾劲至此，沙漠红愈发使了小性，认为对方手下太无情，想逼自己掌下服输，想到此哪敢怠慢，右脚向前一踢，人随足转，似蝴蝶穿花似的，已抖出了右手，甩左掌骈二指，往莫小晴左肩头“肩井穴”上便点。

这一来，莫小晴却又认为，对方一上来就施辣手，这一式点穴手竟是又快又疾，毫不留情，也不由心内暗自生气，心想：“野丫头！你别逞能，姑娘先把你败在掌下，再跟你谈交情！”

想到此手上却是不再迟疑，向前一伏身，沙漠红一指点空，然而丹鲁丝竟自在空中一拧掌，以“双阳掌”手法，接着向莫小晴兜胸击至。

莫小晴气得娇哼了一声，抡掌沿向她双腕上就劈，用“沉雷泄地”的式子回环现掌，右掌才劈下，左掌更由下翻了上来，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竟把内力贯注掌心，向外一登，直往沙漠红丹鲁丝“华盖穴”猛击了去。

沙漠红见状吃了一惊，一挑蛾眉，也是哼了一声，用“铁羽凌风”的回身现掌式，猛然身子一拧，一个大转身，掌随身进，用足了全身之劲，直往莫小晴右肋打去。

这一招是沙漠红丹鲁丝的绝招，又快又劲，在场之人，都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书
缺
页

丹鲁丝身才落地，秀目向劲发出一瞟，她的眼睛不由一亮，目视处竟是一汉服儒雅的俊公子，正在皱眉审视场上，沙漠红丹鲁丝不由对他展眉一笑，但这位公子却把头又低下去了。

最气的却是莫小晴了，她眼看这一掌满操胜算，虽然沙漠红这一招回避的巧妙出乎自己意料之外，但是如无那人暗中发劲抵了一下，就算沙漠红再快，起码也可令她呈出败象，想到此不由一剪双眉，一回头，想在人群中找出这人是谁。

猛听一声清叱，就见一条白影如银河倒泄似的一闪而下，就在万人为丹鲁丝和莫小晴惊叹、叫嚣、喝彩的声浪尚未消失以前，立在了场上。

这人一现身影，不止在场众人耸动，就是石莫二人也不由吃了一惊。石继志惊得一站，心想这一次可完了。

原来这人自眼以下以一方绿巾蒙着，背系长剑，正是大漠道上屡现侠踪的少女。

莫小晴正在有气无处发的当儿，见平空下来一人，注目一看，不由怒得七窍生烟，她内心早已把此女恨入骨髓，此时此地再见她，更是火上添油。更何况她一出现，莫小晴更以为方才暗中发劲抵自己掌力之人定是此女无疑，这么一来，简直是恨上加恨，仇上加仇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小贱婢！你来得真好！姑娘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好惹的！”

她心中还记恨着这蒙面少女当初的一句话，一背玉臂，按簧抽剑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宝剑出匣，银光四溢。

这少女想是也是来拼命的，闻言柳眉倒竖，叱了一声：“臭丫头！青海道上被你和那忘情小贼气得我好苦，今日我岂能放过你！”她更不延迟，振腕抽剑，青光闪烁，透出阵阵龙吟之声。

沙漠红丹鲁丝见状闻语，始知二人像是有夙仇似的，竟动起了兵刃，不由大急，点足扑身至小晴身侧，拉起小晴一手道：“姐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比着玩，可别认真呀！”莫小晴皱起秀眉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贱婢欺人太甚，今天姑娘不给她个厉害，她真当我是好欺侮的！”

二女说话间，那位蒙面的少女竟抽空回头死盯了石继志一眼，继志见她双目红晕，竟透着忧郁之色，只看了自己一眼，又把头转了回去答对莫小晴的话，抖声问道：“不要脸！骂我是贱婢，是哪一个贱丫头一天到晚缠着人家不放？人家去青海，你也去青海；人家去天山，你也去天山，天下真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，还好意思骂我，我真替你羞啊！”

这一番话说得莫小晴脸红如火，差一点想哭出来，不由扫了一旁的石继志一眼，心想，你这薄情人，看着这种事，也不出来帮帮我！她岂能任人辱骂，不由也撒开了娇性，手指着那少女骂道：“不要脸……你嫉妒是不是？姑娘愿意陪着他走，你……又怎么样？气死你！我我……缠着他？”忽然她想到继志沿途那种冷漠情形，再被少女一挖苦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，就像粒粒明珠滚落在地。

这少女见状似一怔，其实她的眼泪早就比小晴还早流了出来，只因面上有那方青巾遮着，人家看不见罢了，听了小晴的话，也是带哭道：“我才不气呢……这种无情的小贼……”骂到此似觉不忍，不由用带泪之眼回瞟了一旁席地而坐的石继志，愈觉其剑眉星目，英姿绝伦，后面的话竟变成了泣声。

石继志却是比她们两个更难受，莫名其妙地被人家指说怨骂，心中大不是味，又不便出来，只急得深锁剑眉，还得接受着三女不同的眼光。

原来那沙漠红丹鲁丝虽只是这一霎那之间，却已把往昔一

向孤傲的、目无余子的芳心，系在了这位曾经暗救她的石继志身上了。她不管二女说些什么，只是抽空瞅着这位英姿飒爽的佳公子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，在她那一向封锁着感情的心中，从未像今天这么振奋波动过。

石继志被三女不同的眼光弄得垂头丧气，有苦难言。心想这蒙面少女竟骂自己是忘情的小贼，难道自己曾和她之间还有什么感情？对方语音娇嫩如莺，只觉听来耳熟，偏恨一时想不起，心中好不纳闷，只得长叹一声，以手抚面，心想：“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……我是真不能再管了……”

莫小晴与那少女彼此一骂，已成誓不两立之局，丹鲁丝劝解无效，也只好纵身一旁作壁上观了。她哪里看不了，单挑了好地方，竟站在继志身前，回眸轻盈盈地对着继志一笑，石继志顿时热血上涌，忙把头扭向一边。

场上可热闹了，一青一白两口宝剑闪着两道白电似的光，时上时下，只见剑光，哪分人影，二女已经杀作一团。

这一来算是给二族之间增加了一场精彩的额外节目，他们可不管这是怎么个打法，反正愈凶愈好，只觉最好能出一两条人命才够味。

这两个姑娘一动上手，都用的是剑，更加上二人身段的美妙轻灵，几乎不分上下，展开了身法，真有沉雷飞电之势，惊涛骇浪之盛。一般的塞外族人，哪里见过这等身手，简直都看直了眼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二女一动上手，霎时间已拆了二十余招，剑剑皆奔对方要害，忽而斜刺晨星，忽而踏宫走门，忽而偏锋侧刺，招式万千，就连石继志也看花了眼。

仔细一分辨，莫小晴施展的是一套“沙门慧剑”，一展开来，跳闪腾挪，举手投剑之间，都带着极深湛的剑术造诣。

那蒙面少女展开的是一套“般若剑法”，回避伏越，剑点分明，身段之巧，招术之快，和莫小晴对打起来，可谓棋逢对手，一时之间，简直分不出剑光人形。

突然一声龙吟，二女各自向左右一分，击起一点金星，再看二女，都秀发散开，粉面透汗，娇喘声声。石继志方想出面劝解一番，莫小晴已侧身压剑，一式“白蛇吐信”，陡地出剑直点对方前胸。

那蒙面少女一竖手中剑，以“盘石起柱”法向外猛一展，但听“呛唧唧”一阵金铁交鸣，二剑竟又互击在了一处。

那蒙面少女猝然回身现剑，一式“顺风扯旗”刷地抖出一道青霞，不待莫小晴回过身来，这一剑由下往上猛挥了过去。

莫小晴久战不胜，更由对方剑上体会出这少女果然不可轻视，见她这一剑来得太快，忙自左一弯腰，闪开了蒙面女一剑，手上不再犹豫，向左一侧身，似要闪开，眼角却斜视着对方。

蒙面少女一剑走空，见莫小晴居然想向左跑，口中叱道：“哼！你想跑？”拧身纵上，想用一手“铁锁横舟”的招式，横剑斩去。

就在这一霎那，猛听莫小晴口中叱道：“贱婢看剑！”猛然右臂向外一展，全身一个急转，掌中剑向右一偏，不待自己身形站定，已猛然倒挑而出，使了一招“孔雀剔翎”。

那蒙面少女身方至此，见状大惊，不容她再稍缓须臾，猝然向后猛一仰身，好一招“铁板桥”功夫，全身竟自往后平倒，仅离地面寸许，全身竟全靠着一双足尖点地，一平似板，只这一手功夫，没有十年的苦功决练不出来。

莫小晴的一招走空，就听对方一声清叱，全身竟像风车也似的，猛然一式“蜉蝣戏水”，“刷”的一声，竟转到莫小晴的

右侧，全身向上猛一崩，一双莲足足尖，以“点金灯”绝技往莫小晴双目点去，掌中剑更不容情，“秃鹰展翅”，闪出一篷青雨，直往莫小晴由下向上、连臂带脸斜劈了去，凌厉已及。

莫小晴一招“孔雀别翎”走空，就知不妙，可没想到蒙面少女竟有这么一手绝招，脸都吓青了，银牙一咬，心忖：“贱婢！我与你拼了！反正要死也一块死！”惊叱了一声：“你……”想躲开蒙面这一招是不可能了，她竟把心一狠，存了不两全之心。

只见她在这危如垒卵的一霎那，竟然双手抡剑，非但不躲，竟向内急上一步，掌中剑“力劈华山”，向蒙面少女劈了去。

此时全场震惊，喧然大哗，那沙漠红叫了一声不好，方要纵身上前解救，猛听一声：“使不得！”竟由自己头上呼噜噜一阵疾风飘过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逐听二女一阵惊呼，竟被这人以“莽牛功”双双给震出了十步以外。

三女都是一惊，这突出之人竟是石继志。莫小晴和蒙面少女各自惊叫了一声：“你帮她？”

石继志因尚不知那蒙面少女是谁，自然向着小晴一点，闻声忙纵身至前，关心地问了声：“晴妹，你伤着没有？”莫小晴一见他安慰自己，不由喜得往继志身上一倚，目光却投向那一边的蒙面少女，脸上透着无限得意之色。

石继志在众目之下大觉不妥，以手轻轻扶开小晴，道声：“晴妹……”不想陡然一阵清叱道：“石继志！”吓得石继志打了个寒战，寻声望去，却见竟是那蒙面少女抖着一只手指着自己道：“石！继！志！你这忘恩负义的……”再也忍不住，竟呛着哭了起来，猛然她抬起了脸，抖声道：“继哥……你真的就不认识我了？”左手轻轻拉下了那方面上绿巾，露出如花

似玉的面容。石继志再一注视，不禁狂叫了一声：“友雪……是你！我想死你了！”顾不着一旁的小晴，飞扑到少女身边，张臂向她抱去。

这少女却抽出剑向前一拟，带着无限怨气恨声哭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不许上来……回去吧！回到你那好妹妹的怀里去吧！”

继志陡见阔别了六七年的故人，不由热泪盈眶，这少女就是把他由湘中八丑手中救出的女侠程友雪，也是最早得到他感情的人……多少年来自己朝朝暮暮都不忘的故人，在这种场合相见，怎不令他感慨万千。又一听友雪的话，知道她竟误会了自己，不由急得遍体出汗。

正当他呆如木鸡，眼含痛泪地看着友雪不知如何解说之际，忽然身后嚤然一声，石继志再一回头，不由皱眉叹了声：“小晴你……唉！我怎么办？”

原来莫小晴眼见耳闻，始知石继志竟似和这少女有一度极深的感情，一见她竟不顾自己，可知他们早已定情，不由一阵心酸，眼泪却再也忍不住流了满脸，禁不住哭出了声。

继志见一面是举剑凝目冷笑着看着自己的程友雪，一面却是哭成了泪人似的莫小晴，只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禁也流出泪来，咬着下唇稍停了一下，将足一顿恨声道：“你们不要对我如此……我石继志并非没志气的人！雪妹妹骂我忘情，不知指何而言？日久天长，早晚雪妹妹就知道我是不是那种人……致于晴妹，天真无邪，又和我长途共道……”说到此，小晴竟擦干了泪，睁着一双泪眼看着继志，满面期冀之容，石继志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那下面的话本是：“但是我只视她如妹，谈不到其它……”却再也没勇气说下去了，不由吃吃不能再言。

偏那友雪听至此又是一声冷笑，抖声道：